

越火線，均不可得。第四日凌晨，冒大風雪急行十餘里，二女履結水泥，一步一拖，不肯再行，余怒不可遏，踢之始動。未幾，睹先行者匆促折返，誠余曰：「此乃真空地帶，國軍陣地佈防森嚴，過則舉槍射殺，不可冒此大險也」。余此時，心猿意馬，肝腸寸斷，與妻計議曰：「我等進退維谷，與其折返受盡共匪磨難，莫若冒險前進。幸得蒼天庇佑，打破難關，或可漸入佳境也」。議既協定，勇氣百倍，將抵寧官屯，忽有士兵，躍出礮堡，勒令停進，並詢以前方敵情，始悉已抵國軍防地矣！余欣喜若狂，忙于鞋

塞上浮槎人未返

內出示鐵路服務證，得由彼導入柳營，晉見駐防官長，並以盛食款待，護送出圍，當日安抵瀋陽鐵西區，計遼瀋間不過百二十里，輾轉繞越，已行百七十餘里，時經十一日，在封鎖線滯留三日，每日行程僅廿里耳。

抵局報到，先謁段學長品莊，（時任工務處長）倍蒙嘉勉，舊雨重逢，恍同隔世，閱報知鞍山早已陷匪，曲終夢迴，爲之悵然者久之，耿耿於懷，於茲六載，即憤筆疾書之際，猶似踟躕於雪地冰天之中，熱淚潛然實不堪回首話想年也。

——民四十三年三月十日

脫稿於花蓮

業初中時，就讀松子水上生活，到上海考了吳淞船校的附中，瀟瀟月夜，尤其是盛暑，上海來的仕女們，認爲這是一個滬郊避暑勝地，八一三戰役，淞校旗樓是日軍大砲目標之一，差不多全部摧燬，我們有的先上船實習，有的轉學別的大學，有的回家，有的參加學生模範大隊編入八十八師，後來渝校在重慶復校，我退役穿過日軍的封鎖線，經浙贛，湘，桂，黔，諸省，到渝校報到，沒有畢業，又發生風潮，併入九龍坡交大，商船由南洋劃出，最後復併入交大，這一段分而又合的滄桑史，前半段，我還沒出世，無從知悉，後半段，身歷三朝，值得回憶的生活很多，長濡筆爲各學長記下，不免追憶一番，作爲茶罷閒談。

(一) 一二八·八一三

戰事

商船生活回憶

沈繩一

我家住在太湖的邊上，有時搭了風帆，蕩漾在三萬六千噸的

太湖中，看水連天，天連水，碧波如鏡，煞是好玩，因此當我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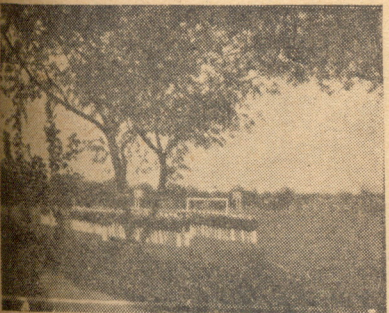
這二次的戰事，吳淞均是必爭之地，一二八前一天，學校還請了黃炎培到吳淞演講，當時他

很驚奇，因為謠言甚熾，沿滬線猶鎖校，大半已人去樓空，而船線到了一晚上，全體迫切，由揚行陶老師一上領，八夜三時劉校長繞道轉赴上海，儀器以及可蘊折永浩早有準備，幾艘艇都從蘆藻除水路運到，連海戰後我特去洛水憑吊一次，除一個六十六公尺吳淞憑吊池，和一汽車間外，幾無痕跡可尋，不勝悵茫之至。

(二) 軍事訓練及游泳

上生船校是一個特殊學校，在海上生活必須在訓練時養成，有紀律之習慣，故對於軍事訓練，特別注重，猶憶上海第一學生軍大檢閱，是情憤發圖強，日一事變刺激，民憤加視，日本對學生軍事訓練，更加注目，尤其中通都大邑的上海，其目此，高爭甚烈，是時交戰，頗具雄心，一競爭，看奇兵，得了一個第一聲，響，獨出奇兵，得了一個第一聲，保持學生軍榮譽，直至抗戰前，善誘其原，陶老師一而循循，紀律良好，先在龍華茶營三天，是光顯顏色，全體身材雄偉，三小時，

急，不敢亂動，不得已，只好開關一放，任其自由從褲管直下。限制式教練，即可。這一些特徵，在海上排教練，是勿大看到的，講評人眼中，是勿大看到的，講評結果，獨占鰲頭，在九一八事變時，不獨此時赴南京請願，第一排全上海學生，在南京請願，第一排自己帶隊，在南京請願，第一排恭聽委員評話，一切行動紀律化，頗好發展。游泳，動畢業考試，第一關，渡海，比前星均無明，那三天，稍微有均為商船學生包辦，那三天，稍微有



「商船」升旗典禮(沈鴻一攝)

點浪在池裏游慣的，心裏總有些別浪浪的。後來在重慶復校。三十年六月廿一日重慶市第一屆水上運動大會，邀請商船參加，大家極為興奮，學長們的意思，不出個人風頭，保持一貫傳統，應為團體爭取榮譽，決議臨時組成一個七十個人的游泳隊，胡亂推舉區區為隊長，漏夜設計表演方式，開幕那天嘉陵江邊人山人海，游泳比賽後，我們第一個節目，七十個人橫渡嘉陵江，各守崗位，游出一個大鐵錨，接着一個「中」字，又來一個「正」字，表示領袖的崇敬，贏得無數歡呼聲。第二是操艇比賽，在司令臺前豎獎敬禮，看得人家嚇了大跳，第三是救生表演，極有社會教育意義，記得是由現在臺安輪周船長漢璋，渝勝輪唐大副哲宗，豐原輪戴船長雪欣在下，四人表演，最後一個大節目是全體敵前強渡，分乘四艘小艇，全付武裝，在烟霧中豎起青天白日旗，以示反攻成功，翌日中央日報的轉載，稱我們的表演，是新穎開裁，

極爲壯觀！我們還得到于院長右任手筆立軸一付。

(三) 在船上復校

洪校停辦後，二十八年在重慶江順輪船上復校，上海一切圖書儀器，由宋校長建勛，千辛萬苦，經海防運入。先在江順輪開學，加設造船科。書本上的可以直接領會，後來溉澗溪新校舍落成，纔棄舟登陸，三年中學了用不到，同學大半從軍，造船同學進入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深造，駕駛輪機派赴英美領艦，同時開了風潮，併入九龍坡交大。

(四) 幾位空中的商船

同學

商船同學轉學航空的爲數不少，八一四空戰中的梁添成，還有同期的楊少華鞠貫欽，楊同學綽號小眼睛，在重慶碰到時，他已由美國訓練回國，在成都上空擊落日機多架，第二次又在臺南碰到，嫂夫人是馬約翰先生的第三位女公子，她已有兩個孩子，

家庭十分美滿，我們曾歡歡過幾次，是時，他二度赴美，專學直昇飛機駕駛，前二年偶在中央日報得悉他在海上救護同胞，自己不幸殉職，安葬在碧潭。韓同學戰後升任教官，在寬橋上空不慎機翼互撞殉職，前幾時我神勇空軍飛赴上海投擲紙彈，爲上海受難同胞，投下興奮劑，安返防地，主其事的宋上尉，是宋校長建勛大公子，本在商船學駕駛，後船校停辦轉學航空，其實航海與航

梅林江裡試浮沉

邱名棟

空，工具雖不同，其道理是差不多的。

(五) 尾言

回憶往往要比現實美麗些，尤其是學校生活，大家同一旨趣，爲一個事業而努力，等到出了校門，勞燕分飛，相互聚首的機會不多，尤其商船同學的海上生活，天南地北的相逢不知又是何日，極盼「友聲」能替大家把彼此間的感情好好聯系，把友愛精神帶到海外去。

我想凡是住過楊家灘的校友，一定能記得校舍前面橫着的那一條溪流，這溪的名稱真是够雅的了，它便是「梅林江」。

梅林江的水很清，清得可以看到水底一顆顆的卵石，和一叢叢擺動着的水草，在水草上面偶然也有一些小鯖魚閃電似的游過去。

因爲堤岸彎曲和水流衝擊的緣故，有些地方水很深，深得可容你在岸上翻筋斗俯衝入水，決不致碰頭皮，有些地方却很淺，即使坐在河底，也不致「喝水」。所以梅林江真是一個良好的天然游泳場。

記得那時唐院從湘潭搬到楊家灘，有了三座楊家大屋做教室